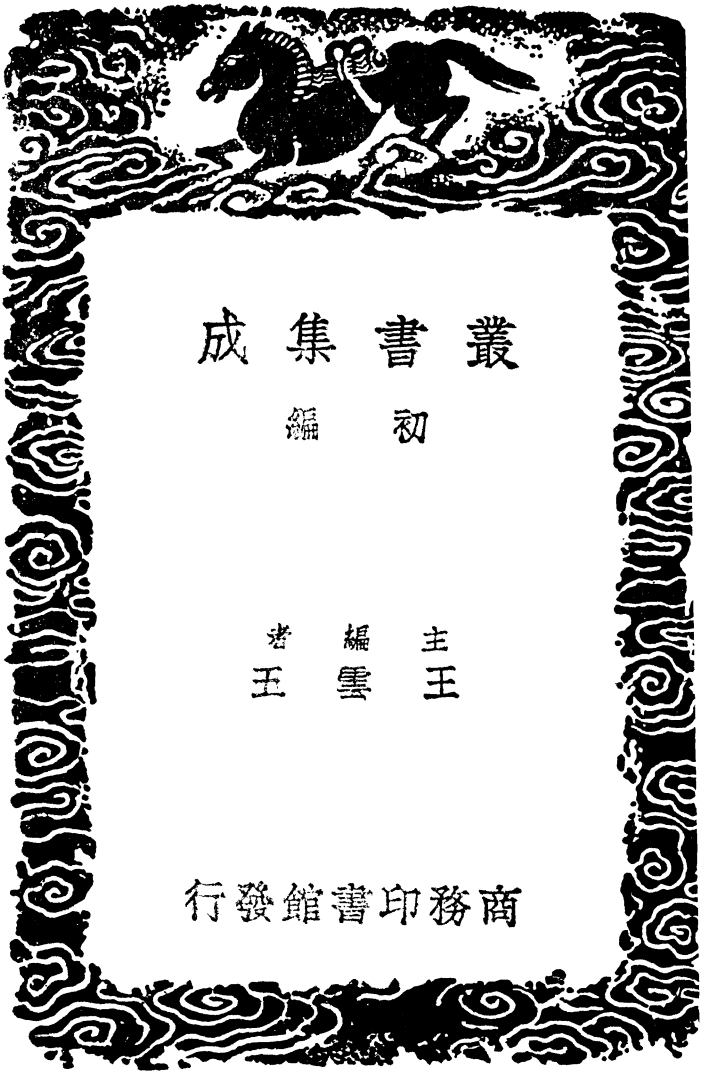
楓山章先生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楓山章先生集

(三)

章懋撰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四

雜著

易論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

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筮筮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躅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孤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

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歷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鏘炳燿

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爲致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兔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況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書漠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衮於一字之褒潔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

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恆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爲三王之禮正相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不相襲矣而奚襲曰相襲而不在于所襲者是其所以爲襲也人皆知相襲之爲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爲襲不相襲之爲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氣温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涼冬令水其氣寒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于生百物成歲功乎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璉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瞽宗頖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毋追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

鉤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固不相襲。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爲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立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敍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爲因乎。

福建策士

問。閩自無諸始封。其他僻陋。其俗鄙朴。其人物固希踈寂寥也。至唐而後興學。常袞登第。自詹曼胡之纓。化爲青衿。蓋駸駸乎與上國齒矣。試舉一二。與二三子論之。爲子莫先於孝。葬親廬墓而有白烏甘露之祥。奔喪倚廬而致甘露烏鵲之異。或泉涌於墓側。或芝產於廬前。或並著孝忠。或六辭起復。其行孰爲最篤。爲臣莫大於忠。寧以頸爲礪石。而不從劉闢。寧以口含鴆毒。而不辱女眞。封邕二守。並死蠻儂之難。與化兩陳。捐生蒙古之兵。或擁護神御。而甘心被害。或從容卮酒。而不忍偸生。其節孰爲最顯。科第莫重於倫魁。並蓮之瑞。連兆三魁。雙榴之讖。聯名牓首。賦陳象物之鼎。詩吟破柱之雷。或百里而三出狀元。或一方而兩魁文武。或使遼而兼備將相。或召對而乞摠權綱。其人物孰爲最賢。仕宦莫榮於宰輔。在慶歷則不進宗成。力阻濫賞。在熙寧則請免條例。欲更新法。受遺詔於治平之初。陳規模於中興之日。獎廉退而抑奔競。謹法度而惜名器。或以身任怨。或不欺事君。或長於料事。或盡忠謀國。其相

業孰爲最盛以言乎論諫則三諫之詩古靈之蓌封還詞頭力攻李定圖獻流民抗言新法以小官而敢論大事爲中丞而不肯狥人或入元祐之黨或著尊堯之集其氣概爲孰愈以言乎詞章則苜蓿有詩泉山有銘名重禁林詞學無比職居西掖文學有聲或負江山之詩名或稱漳巖之賦號其文藝爲孰優通志有略皇鑑有進上樂論二十篇著禮書百餘卷學孰爲博水利有聞羨餘不獻令行光化播爲衡水之歌尉滿銅陵追卻餽孽之叟政孰爲善以至六君子之名顯於太學四先生之號重於閩中或以童子而應科或以處士而賜號之數君子皆閩中之表表者諸士子生長其鄉平日所以仰高景行而尚友之者蓋已有素可歷舉其人而詳論其世歟然猶未足爲閩之盛也彼理學一脈掀揭宇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豈區區功業文章之士哉蓋自立雪程門吾道始南耀歌武夷斯道大著而洙泗之統伊洛之傳盡在閩中矣當是時故老道德賴此典刑晚輩學問視此楷模遠而師友之淵源近而家庭之授受八郡之士見知聞知以道學自任者無慮數十亦可悉其人而各究其學之所至歟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昔有其人而今之未聞耶二三子之爲學亦嘗有志於是歟抑止從事功業文章爲前此之數君子歟諸著于篇有司將以覘爲已爲人之實

國子監策士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而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爲教之法得才之效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不可以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論學爲三代所共宜其無

異名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璧雍之異。何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其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大司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土一也。而有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亦各有說歟。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歟。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算撥歷之月日。豈以是爲惜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爲務。今乃經術不講。羣爭短差之甜苦。豈以是爲奪錦標耶。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茲欲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爲師者各舉其職。不爲倚席之博士。爲士者各修其業。不爲城闕之子衿。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尚於道德。而奔競以爲恥。不負菁莪之化。聿成棫樸之才。何所施而可。國初積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子吏師尊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其道乎。前代太學諸生。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汚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亦有優劣之差乎。諸君皆四海之英。由貢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願一吐胸中之奇。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

又

問。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卽孔子所謂庶富教者是也。然其設施之略。可得聞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之繫。與夫保息之養。本俗之安焉。所以富之者。有九職之任。與夫士會士宜士均

之法。荒政職事之頒焉。其所以教之者。又有八統之馭。十二教之施。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不一而足。其經制之詳。可得而悉陳歟。孔門諸子言志。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彼固有得於聖人之教。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漢唐諸臣爲政。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有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者。彼固未必能盡舉周官之政也。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或謂制田里。薄賦斂。可以富之。今之賦斂非不薄也。而公私匱乏。饑饉相仍。浮殍載路。其失安在。或謂立學校。明禮義。可以教之。今之學校非不立也。而流俗日弊。欺詐相凌。寇攘不息。其咎誰執。子諸生藏脩壁水。習孔子之教。明先王之道有年矣。他日出而致用。皆將處司牧之任。有三事之責者也。茲欲呻吟囀爲謳歌。盜賊化爲君子。于此比隆成周之盛。而度越漢唐之治。亦有其道歟。其參酌古今之宜。講究設施之術。以俟他日舉而措焉。

讀西漢書 高祖紀

漢高帝既定天下。置酒洛陽南宮。與羣臣論劉項之所以得失。而曰吾能用三傑。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羣臣咸服其言。雖楊子雲亦有漢屈羣策楚憝羣策之語。後世莫不以爲然。以愚觀之。是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項羽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豈但用人不用人之間而已哉。羽爲慓悍猾賊。所過無不夷滅。坑秦卒。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掠貨財婦女。而又放弑義帝。大逆不道。天下之賊也。以若所爲。雖用百范增謀之。其能有天下乎。帝也以寬仁大度。爲天下除殘賊。其入關秋毫無犯。與民約法三章。而又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是皆庶幾乎三王之舉。所以

得天下者。其本實在於是。若夫知人善任使。雖足以爲取天下之資。雖亦帝之餘事耳。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斯言也。實劉項興廢之辯。而古今之確論也。帝有是仁足以得天下。而不知其然。亦猶齊宣王有愛牛之仁。而不自知也。使尙存孟子爲之輔佐。必能擴充其仁。以盡繼周之治。不徒雜霸而已。惜乎帝之臣蕭曹起刀筆。良平任智數。陸賈叔孫通皆陋儒鄙士。不足與語於斯也。

讀西漢書王章傳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譏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爲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並作威福。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爲漢忠謀者。況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爲京兆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輒辟左右。上寤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爲過。盡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矣。夫既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爲不量輕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

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量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者果若是耶

讀東漢書

漢光武以赤伏符卽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何范蔚宗之史漢也歷敍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后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命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鎭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攬羣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爲其與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矣今皆不此之論而一一歸之於符是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爲而僥覬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讀蜀漢志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爲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於是托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於其間安在其能托

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奸臣假之。而興管蔡流言之變。造夏竪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於居東。宋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弗二者乎。一言之失。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孔明於此。地嫌勢逼。欲保其身。且不可得。況欲功名終乎。然則讒間之不作。漢祚之未亡。蓋亦幸焉而已。此吾所以痛恨昭烈之失言。而深爲孔明懼也。雖然。昭烈固失言矣。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眞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昔梁惠王以鴻鴈麋鹿爲樂。孟子曰。文王與民偕樂。齊宣王有雪宮之樂。孟子則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古之君子。引君當道。其固若是也。唐之叔末。宦寺柄國。藩鎭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爲意。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樂之耳。彼夏畦之農夫。邊城之戍卒。寧得而共之耶。文宗生於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讓。爲公權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於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飮酒賦詩。稱誦太平。亦未有以田里休戚爲言者。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唐之公權爲可罪哉。東坡所以足公權之詩。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

讀歐集

唐李翺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翺上下其論。又以爲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嘆老嗟卑之心。而憂翺之憂。公之心亦翺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爲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於翺哉。予亦有所感矣。

讀蘇集

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尚未盡除。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憂深思遠。忠厚惻怛。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於言外。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所謂更一事者長一智。公其有焉。有天下國家者。輕棄老成人而遽使不經事少年爲之。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

讀荊公集

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論其世。使公之文不傳於世也。則吾不必論公之爲人。使公之學不用於時也。則吾無以考公之爲人。孰謂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章惇爲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題陶淵明集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羣。詞彩精拔。冲淡深粹。悠然自得爲言。要皆未爲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殆亦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鶴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爲人。而節概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題陸宣公奏議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尚通尚法。尚直尚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爲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頗爲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罪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德宗僅能聽其一二。尚能削平朱泚。恢復舊物。使盡行其所學。貞觀之治。尚足言哉。嗚呼。有王佐之臣而知之不用。用之不終。於公固無所損益。然唐之天下則可悲矣。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宋寶元中。趙元昊逆命於西。范公時經略邊事。乃以此書遺之。元昊復書。語多不遜。公遂對使者焚其書。

當時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遂以得罪。嗚呼。公豈不知其事之不克。必且招謗乎。顧其心急於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一身之利害不遑恤耳。昔漢文帝親屈萬乘之尊。賜尉佗書。至今以爲美談。人未有非之者。曾謂范公以邊臣行之。獨不可乎。古者大夫出境。有可以利國家安百姓專之可也。況公此書。深達事情。究極利害。凜凜乎詞嚴義正。既不傷中國之體。又足以折外夷之謀。何可少哉。其後宋人竟無以制元昊之死命。亦不免乎招致諭降而已。尤可見此書之不可無也。至於曩霄來降。卒見於范公復起之日。得非此書先有以屈服其心乎。論者徒以一舉不就。遂訾其失。其可乎哉。

跋江山秋霽圖

右江山秋霽圖。本出九龍山人爲靜虛金公所模。其記則公之晚年所自述也。某爲廷尉屬吏。始獲事公之子少卿公。間與公之孫麟壽遊。出示此卷。屬識數語於其末。予聞昔有趙侍御者。嘗得國本人物雜畫。絕人事而模得之。後竟失去。而爲獨孤申叔所得。韓昌黎復以彈棊取諸申叔。然後爲文記之。予嘗讀其文。竊有感焉。使彼不遇昌黎。則固敗篋中物耳。後世孰知其可貴哉。今公手模是圖。而自爲之記。則非若侍御徒能模畫。而記其事者。猶有待於昌黎也。公之孫珍藏寶愛。爲家庭之天球弘璧。其視彼之流落爲他人有者何如哉。予於是益有感焉。無恤之簡尚存。君子有以知趙氏世德之盛。麟壽於是圖也。保守勿失。則金氏之世德。此亦可覘其一端云。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予嘗讀楊文貞公所著公神道碑。謂當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而比之王子明。韓稚圭。私竊敬慕。考德論世。是則是效焉。而碑文簡約。未能悉其處心行事之詳也。乃弘治辛酉之秋。公之孫今太僕少卿廷章。忽枉過予山中。出示公遺事一帙。囑予識之。予時遭先人之喪。筆硯久廢。又以公之平生大節。司寇何公序論詳矣。晚生末學。安敢贅一辭哉。以故弗果承命。迨予免喪來官南雍。而太僕復以爲言。辭不獲命。乃即所錄之事而詳考之。觀其所議歲貢賦役之制。務從仁厚。曰不可使後之難繼戕吾民也。蓋與王之所謂東南民力竭矣。韓之極論青苗取息爲不便者。同一厚下恤民之心。至於薦拔士類。布滿中外。而恩不己出。又與王之所薦人未嘗知。韓之薦引上前。未嘗漏語者。同一至公無我之意。是雖碑所未及。而尤足以證文貞所稱。非溢美矣。豈獨其長者之度可比二公也哉。宜其光輔四聖。以成重熙累洽之治。而榮名盛烈之卓乎當時。垂諸後世也。猗歟休哉。嗟乎。王子明僅相眞宗。韓雖佐命仁英兩朝。而神宗已弗能用。則公之際遇。又非王韓所及。然王之有素。韓之有忠彥。能世其道德而濟美焉。君子以爲美談。昨聞太僕志欲纘公之緒。而位不滿德。有識所嘆。則今日之爲素爲忠彥者。寧不有望于太僕乎。敢用識諸末簡以俟。

跋都城倡和詩卷後

弘治癸亥之秋。予被命起自退休。來官南雍。故友石君宗海。越江而來。訪予話舊。閒出雜詩一册而告之曰。淮往歲以事至京。凡同年諸公在臺部者。相率具酒殽爲燕會。以惇舊好。酒半而太宰屠公首倡三絕。

衆皆和之。少司馬王公序之爲軸以見惠。淮以詩留別諸公。又皆屬焉。已而西蜀河南諸君子之仕于朝者。以淮嘗濫竽提學。有一日之雅。亦出具饌相餉。淮卽席口占一律酬之。諸君子亦有和篇。恐其久而失散。彙爲一帙。目曰都城倡和。以識一時盛事。南都故舊亦有續而和者。今況吾子亦同雁塔之登。而並玉堂之遊。今幸肯會於此。其可無一言乎。嗚呼。朋友五倫之一。而四倫皆賴以正。其所係甚重也。夫何伐木音微。谷風怨作。世之以利合者。利盡而交踈。以勢附者。勢窮而交絕。往往翻雲覆雨。苟合輕棄。甚至若王揚之無恩。王聶之相仇者。彼惡知夫天典之所固有。而人道之所賴以立乎。唐宋盛時。諸君子於同年之分最親。而久要之情弗替。若白樂天東都之會。袁起巖蘇臺之集。當時以爲美談。然不過在位之士相聚於宦游之地。非一富一貧一賤之時。未足以見交道之至也。今羣公卿諸士夫攀龍附鳳。飛霄漢而宗海雲。耕月釣屛居林下。雲泥迥隔久矣。而能篤念久要。治具相飲。獻酬賦詩。傾倒情素。不改團司期集之初心。泮水從邁之夙契。宛然伐木之遺音也。豈非范石湖所謂使人聞風動懷。增重名義。而有補於雅道者乎。是宜宗海彙而集之。以示後人也。予才劣位下。衰病早休。弗獲從諸公後。拜觀是集。竊有感焉。故書此於末簡。以致忻慕慨嘆之意云。

跋王中書汶手札後

烏傷傅生斌。嘗受學於故友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以其所得教札。彙爲一帙。將致拳拳服膺之意。及來游太學。特以示予。予觀其片紙隻字。皆勉進規儆之詞。見王君之善教。今王君不祿幾二十年。而生不能忘

其師。寶藏手墨。久而弗失。有若無恤袖中之簡焉。謂非善學者耶。爰用識諸末簡。以嘉其志。使陳相之徒見之。不亦顙有泚乎。

跋五經私錄後

曩予承乏長南都太學。時錫山楊君文昇。以舉子來卒業焉。執經館下。質疑辯難。弗明弗措。予固嘉其有志於學也。既予以老病歸休。且十年矣。楊君屢舉進士不利。乃俛就銓試。授衢郡節推。將之官。道出吾里。謁予話舊。而考德問業。如未仕時。予因問其何以居官。則曰以讞獄爲職。他無所事。惟欲以曾子得情勿喜。歐陽求生無憾之語。而從事焉。予曰。固得之矣。但君子視民如傷。豈惟重辟。雖杖笞亦不可不盡心焉。君曰。然。既又以其平日所錄五經中要語。分類纂集。若君道。臣道。聖賢。道統。武備。文事之屬。凡三十二門。彙爲巨帙。取其便檢閱。省記覽。而備遺忘。將以爲戰藝文場者。風簷寸晷。絺章繪句之助。名曰五經私錄。而屬予爲序。予以耄荒廢學。屢謝不能。而君索之不置。曰。願卒有以教之也。予辭不獲。乃爲之言曰。昔虞世南嘗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爲北堂書鈔。白樂天取名書精語可備采用者。各以門類。萃爲六帖。而高續古又爲文苑英華纂要。周益公深加嘆賞。皆以其爲文取用之易。卽昌黎所謂纂言者必鉤其玄之意也。世之學者。莫不務此。不過視爲魚兔之筌蹄。魚兔既得。則筌蹄悉棄之矣。乃若五經所載。一句一字。皆古聖微言懿行。凡君子所以正心修身。應事接物。與夫居官行政之要道。莫不具焉。學者能句句而思之。字字而味之。以身體而力行之。則程子所謂終身用不盡者。可以希賢而希聖。豈徒若虞白諸公所錄。

徒以爲言語文字之資而已哉。楊君爲是錄。其初固假以掇文科徼利達矣。今既學優而仕。猶嗜之不厭。而攜之巾笥。時取而誦習焉。則不以筌蹄視之。而將以爲終身之用矣。非篤信而好學者能若是乎。此又予之所深喜也。故爲識諸末簡。以驗其異日之所就焉。

恭題宣廟御制賜翰林院箴

昔我宣宗皇帝臨御之日。厲精治理。而於聖學尤廑緝熙之功。萬機之暇。親灑宸翰。製爲翰林一箴。告戒文學侍從之臣。且拳拳於堯舜仁義之道。而望臣下以啓沃交修之益。此其聖不自聖。望道未見之心。蓋與舜之作歌而責難於皋陶者同一揆也。臣竊惟仁義之言無卑論。堯舜之道無近功。時君世主。不以爲高遠而難行。則以爲迂緩而不急。苟非天縱上聖。邁五而登三者。其肯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聖賢之言爲必可信哉。大哉皇言。媲墳襲經。倬乎雲漢之章。煥乎東壁之輝也。爲儒臣者。衣被昭回之光。而圖所以補報之者宜何如。亦曰非堯舜不談。惟仁義是講。以皋夔稷契待其身。以唐虞三代望吾君。而毋以功利權謀法律刑名一切富強之術蠱惑上聽。則始爲不負天子。否則未免乎曲學阿世。欺妄不敬之罪矣。可不戒哉。

說

自述字說

冠而字周道也字必有說所以表其命字之義且示教也昔人有名其兄之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而爲書戒之者有名其二子曰軾曰轍而爲之說者皆此意耳懋之少也家君又將責以成人之道舉古冠禮以教懋齋宿筮日告于祠堂禮鄉之先生長者爲賓設盥帨之具爲帘幙之房冠服備陳族黨咸集主賓擯贊揖讓登降自始加以至再加三加一稽諸禮而行醮畢賓乃命懋之字曰德且申之以祝祠曰吉月令辰冠禮既成昭告爾字式敬爾名農懋於耕禾稼乃榮工懋於作器用斯精士而不懋忝厥所生其懋維何曰德之敬厥德伊何天之明命人待以生是曰德性衆理俱全萬事斯應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曰禮曰智夫婦主賓信而朋友五品人倫斯德之大易失難存懋之之功學先格致誠敬入門踐履實地一動一靜一默一語善必懋爲惡必懋去不厭不倦勉勉循循內外交修厥德乃尊稽古成湯有商聖君懋敬厥德日新又新周有畢公元老大臣亦云懋德小物克勤咨爾小子方茂爾年尙充爾德以希聖賢字爾德懋有意存焉顧名思義弗懈益虔覆簣成山無虧其嶺井穿九仞貴在及泉爾服我言日夕乾乾無慚厥名惟德之全懋再拜曰懋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退卽錄其語以爲字說

陳麟允仁字說

同年陳孟申有子麟生十九年矣將以今年八月八日加之首服孟申預請字之幷丐其說以爲教某曰冠而字賓禮也莆中文獻之懿故多鴻師碩儒君家行冠禮當必有字之者某不腆之言豈足辱命孟申曰以吾久宦學於外有子弗能教而筮賓筮日之禮又弗克親也故願得一言以代過庭之訓俾之顧名

思義服膺終身焉若吾子以不賓辭是不屑教也某義不獲辭乃字以允仁而爲之說曰麟爲四靈之一不家畜不世有國風春秋及傳記百家之書靡不載述以爲曠世奇瑞非取其麏身牛尾馬蹄形獨異也亦曰其爲獸最仁生物不食生草不履自趾而定定而角舉一身無弗仁者以故人皆瑞之不然則亦牛羊犬馬虎豹麋鹿等耳麟不麟哉麟不麟哉夫獸且仁況靈而爲人者乎其所以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視聽言語食息有禮動作威儀有則可以經緯天地曲成萬類超然獨異於物者以其性是仁也性本仁而吾弗能仁焉則獸之不若矣是故聖人安仁賢者利仁學者求仁若雍之敬恕曾之弘毅顏之克己復禮皆其方也麟也能志於仁始希賢終希聖眞知允蹈全體不息抑亦可謂仁之麟也已詩曰振振公子吁嗟麟兮予竊有望焉孟申喜曰是吾命名意也遂書之

金仁甫字說

壬辰之春正月望日大理少卿金公稽古典宿賓贊冠其子麟壽于庭命予字之予辭不獲乃字以仁甫而爲之說曰麟者四靈之一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獸之最仁者也麟非可以壽名而曰壽者語其仁也天地之仁生生相續悠久無疆其爲壽也孰加焉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生理存存無少間斷若木之於春油然其生有暢達而無天閼有敷榮而無枯悴其有不壽者耶惟其或蔽於有我之私而生理爲之梏亡生意遂至於濯濯始有不能壽者矣堯舜以仁帝天下禹湯文武以仁王天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以仁相天下其年皆百有餘歲其民皆無夭殤札瘥而悉躋于仁壽之域所謂仁者之壽信

有徵矣。今子之冠也。將責成人之道。而成人之道。抑豈外於仁哉。苟能有志於仁而從事焉。爲顏之克復。爲曾之弘毅。爲雍之敬恕。使夫內之所存。外之所爲。無一念一事不出於仁。而造次顚沛之不違。則仁道在我。小之壽一身。大之爲天下國家壽。衆不外是。固不必生草不履。生物不食而後爲麟。亦何假乎鍊形服氣而後爲壽哉。公之所以命名而有望於子者。其在是耶。嗚呼。麟壽尙亦顧名思義。而求所以仁其身哉。

賀氏二子名字說

蘭谿儒學教諭永新賀先生之二子位。倖。從予受易。皆敏而知學。先生於是加之元服。以責成人之道焉。而宿予爲賓。予辭不獲命。乃爲之冠而字之。位曰惟德。倖曰惟道。而爲說以告之曰。古之班爵位者。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之五等。又有君與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六等焉。然是位也。必稱其德而居之。或否德焉。則忝厥位矣。古之制俸祿者。其君與卿大夫上中下士之所受。有十倍四倍三倍二倍一倍之差焉。然是俸也。必以其道得之。或非其道。則素飧耳。聖人有言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其所以立之者何。在德而已。又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其所以學之者何。謀道而已爾。位也。其尙日宣三德。日嚴祇敬六德。以至於浚明有家。亮采有邦。則爲有以立其位而不忝俸也。其尙謀道而不謀食。以至於天爵修而人爵從。則食之衍衍。不素飽矣。二子勉乎哉。夫有位于朝以食其俸者。名以命之。父之所望也。以德稱其位。以道得其俸者。字之以廣其義。朋友之所教也。爾能無負友朋之所教。則能無負於親之所望矣。嗚呼。二子其念之哉。

陸生良甫字說

凡物之偉然奇絕而出乎類者。必其物之良者也。若赤驥飛黃。騄駬驊騮之爲良馬。大玉夷玉。弘璧琱琪之爲良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爲良兵良器。莫不偉然出其類焉。其在人則以瑰瑰蹴蹴者爲良士。輔君惟聖者爲良臣。善治得民者爲良吏。屬文紀事。書法不隱者爲良史。運籌決勝。折衝禦侮者爲良將。論道經邦。燮和天下者爲良相。下而農工商賈醫卜方技之流。亦莫不以其業之精而善者爲良。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昔權翼之稱謝安。謂之江表偉人。而晦翁之贊李綱。則曰一世偉人。夫人物之在當時。非不衆且多也。而二公獨以偉稱。豈謂其體貌之魁梧豐偉也哉。亦以其才德之良。而事功勳業遠過於人。爲晉宋之良相焉耳。苟非其良。奚足以爲偉哉。予年友湖江大參昆山陸公之從子。其名曰偉。而字以良甫。其少也孤。而鞠於公焉。公以其質良行淳而知學。爲可教也。乃以書屬予。申其字之之義。將以勗其進焉。嗚呼。名之而欲其偉。字之以勉其良。父師之爲教至矣。予奚以爲言哉。蚤夜孜孜。進修不懈。求所以副其名若字焉。在生而已矣。奚以予言爲哉。雖然。公之意不可虛辱。敢爲誦其所聞。人之有生。其命於天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之良心焉。而氣拘欲蔽。以喪其良者衆矣。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乎才德之良。則未達爲良士。已達爲良臣。若良吏。若良史。若良將相。惟其所用。無往不爲良焉。使謝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豈非今日之偉人矣乎。其或庸碌無聞。而未免爲鄉人。若焉而駑。玉而瑕。器而凡。無以出類焉。則非公之所望矣。偉乎偉乎。盍亦顧名

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

背菴續說

湖南憲副陳公時安之伯兄時泰自號背菴。蓋取易繇之艮其背者而云然也。公爲之說。歷敍其平生孝友行于家。信義聞于鄉。爲能知所止而止者。而仕爲下官。恥於俯仰詭隨。力辭以歸。又合乎時止之義。累數百言。而終欲其敦所止焉。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公一日訪予山中。出以相示。又屬予廣其說。予惟艮背之道。時泰甫既有所得矣。而不自爲得。乃復以名其菴。公之爲說。美矣至矣。而不自爲至。尤欲廣其義者。其志將何如耶。豈非有見於易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者乎。顧予何人。惡足與語於此。辭之不獲。乃僭爲之言曰。易之取象於背。其義博矣。周子以背爲不見之處。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則靜止而無爲。故曰背非見也。止非爲也。蓋卽太極圖主靜之意。朱子以背爲當止之所。艮其背者。止於所當止。則止得其所。故云背卽止也。止之所也。又卽大學止於至善之義焉。二說雖殊。各有攸當。一以本心之體言。一以應事之用言也。人生天地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大之人倫。小之事物。莫不有無極之眞。則亦莫不各有當止之所。皆所謂背也。豈一行一能之所能盡哉。時泰甫尙與其昆弟子姓。益明是道於家庭之內。本之主靜以立其體。而窮夫所當止者以盡其用。必知之有定見。守之有定力。內焉不獲其身。外焉不見其人。時而止也。以是道而止。時而行也。以是道而行。斯足爲艮其背矣。若充其極焉。則聖人之定以中正仁義而立極。與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而無物不止其所者。亦豈外於是哉。此予之有志而未能者。願與公之昆

弟共勉焉。

銘

書室銘

有崇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廣惟容膝。其蓄維何。易象書詩。春秋戴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羣書。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魚。文古蝌蚪。一室之中。靡或不有。宋牕晨啓。孫戶晝扃。坐我管榻。對我韓槃。窮年兀兀。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爲工。括帖是記。於理茫然。苟圖富貴。亦有誦書。爲文是資。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瓊琚其辭。二者之學。爲人而已。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哲人。學求爲己。博文約禮。夙夜拳拳。所與歸者。古昔聖賢。科第文章。緊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尊經閣銘

有閣峩峩。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圖有籍。龍牒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九流七略。並蓄無遺。翠蘊丹函。牙籤寶軸。簡蠹香芸。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刑。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灝灝噩噩。世遠人亡。斯文在茲。何以尊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緯。傑棟崢嶸。匪閣之崇。洋洋聖道。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壁。于經斯尊。視此銘刻。

平荊襄銘

我國家受天明命主宰萬方聲教所暨際天蟠地罔不率俾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時維豐亨豫大之後守土者懈於其職越有奸寇乘閒竊發納逋藪醜哨聚荊襄山谷間提兵叫噪以侵暴我城邑賊害我人民方嶽州鎮力弗能制於是事聞諸朝我皇上弗忍民之罹其毒也乃命大將總戎致天之罰于時將臣稟廟謨奉睿算率衆長驅直抵其境乃分兵爲四道以進刻期殄滅始與寇遇我諸軍鼓勇爭奮敗之南漳乘勝直進賊不能支遂獲渠魁克綏叛徒諸脅從爲亂者悉以皇命赦其死與之更新民遂安堵荊襄以平自出師至凱奏纔數月耳何成此駿功之速哉是皆皇上天錫智勇神武不殺之所致也臣雖不文敢述江漢之義作爲銘詩以歌頌聖德於無窮云其辭曰天錫我皇神武聖文出震繼離爲天下君仁風所被六合同春薄海內外罔或不臣既安既治上怡下愉孰謂三苗梗化有虞有蠢斯寇肆厥兇狂帶牛佩犢以跳以踉狗偷鼠竊鴟張狐鳴南土釋騷羣生失寧皇赫斯怒于荊于襄何爾螢爝敢悖太陽爰命方召爰整師徒肅將天威以訖天誅皇謂將臣往宣予仁取彼兇殘惠我良民以弔以伐乃勤乃勳毋或逆德玉石俱焚太簇之月搖光在寅既禡既類爰方啓行鎧仗明明戈干洸洸戎車既駕載飛載揚堂堂斯陣正正斯旗有赫皇靈震彼南陲狡衆終迷敢拒敢抗哀厥羣兇蝟奮鴟張先鋒一鼓敗賊南漳四道並進馬步成行前攻後擊左剪右屠風飛雷厲電掃霆驅兵鋒所加醜類離披如捲殘葉如拉朽枝烏合星散巢穴聿空有嘉折首罔治脇從既戔既艾以宥以釐出其塗炭撫其瘡痍竹山砥平沙塵清夷維此襄民若獲更甦農歡於野旅歡於途夜戶不閉犬吠無虞三軍凱旋伐鼓淵淵歡聲載路捷奏甘

泉帝開明堂獻馘受俘于羽兩階文德誕敷放牛歸馬戢戈櫜弓告廟飲至頒賞賚功王猷允塞四夷來庭臣作銘詩式歌太平

平廣海銘

惟聖皇肇位四海仁孚德洽無遠弗屆雖九夷八蠻僻在異域自古正朔所不及者莫不重譯來王稽首稱藩惟是兩廣溪峒諸獠怙恃其阻昏迷不恭以自外天子之威命逞其悍驕肆厥殘虐以蜂蠆我南鄙之民乃爾自作弗靖干國之紀皇用震怒命將出師問罪天兵所加若泰山壓卵無不碎者執訊獲醜不可勝計克剪大慝式遏亂略由是東而廉害肇慶諸郡西而荔浦洛容之鄉妖氛醜穢迅掃無餘而嶺海清矣積年逋寇一旦削平巍巍成功無與爲比是不可以無紀也謹爲之銘曰維彼蠻獠種類實繁鳩形鵠面獸心烏言槃瓠遺孽依山阻溪弗循王化是曰生黎與猿猱處禮異俗殊性多獷戾惟利是趨喜則人居怒則獸攻漢有尉佗宋有蠻儂文不能柔武不能威歷代患之略事羈縻太祖御天梯航並至神化旁達聲教宏被五嶺之南百粵之域峒獞山蜑悉歸版籍置吏設官因俗而治化生爲熟馴暴以義爰自近歲人牧不職撫綏失宜稔生釁隙肆茲羣醜蛇豕其心反面搏噬干戈相尋蜂屯蟻聚羊狠狼貪肯戕近虐毒痛海南九重寬仁未卽殄滅曠誅數載愈肆猖獗嘯啸生靈詎堪荼毒螟螣弗去寧有嘉穀桓桓虎臣受命徂征赫赫業業遠揚天聲旌旗耀日金鼓震天以遏寇攘以解倒懸彼昏不悛自速其亡翹厥螳臂車轍是當士氣橫飛于奮于殛散其部落火其營窟荔江之浦斷藤之峽鼠穴蟲窠一舉斯拔乃移

洛容乃進陽江長驅直指天討用張西自鬱梧東而廉雷破竹其勢靡堅不摧覆巢之餘遺殼難全震霆之下掩救弗前百蠻膽破羣酋體分罔敵我師深谷其奔帝有恩言將無黷武凡厥有生皆吾赤子持杖爲寇釋杖爲民彼如效順亦與維新乃休吾兵乃緩其誅是致是附撫厥黴餘妖氛既掃氓困以甦熙熙皇仁洽于海隅疇昔南人雞犬夜驚今茲安堵桴鼓不鳴疇昔嶺外商旅道塞今行于途摩肩接踵鹽包青箬飯裹綠荷趁墟歸峒以笑以歌山無瘴烟海無颶風變窳爲良咸在陶鎔露布奏捷喜動天京于廟告功皇心載寧威加裔荒功光古昔小臣作詩永頌聖德

傳

林文安公小傳

公諱瀚字亨大林姓別號泉山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始來家于閩公父元美起家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皆有惠政以公貴累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孺人鄭氏累贈夫人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甫弱冠以春秋薦于鄉累上春官未第卒業太學從游彭文思公公見其所作大奇之成化丙戌擢禮部亞魁廷試賜進士高第選爲翰林庶吉士丙閣累試居首丁亥冬將授官忽聞母喪奔歸守制未及再朞又遭父喪先後居廬皆致哀毀瘠其殮殯葬祭皆從禮制不敢苟也服闋至京始授編修奉命同纂修通鑑綱目續編書成賜文綺寶鎰進職修撰丙午陞左春坊左諭德戊申孝宗登極又命同纂修憲廟實錄兼

充經筵講官。及書成。又賜白金文綺。前後開科取士。命同考會試者三。主考順天府鄉試者一。所得名士居多。庚戌考績。拜國子祭酒。仍兼講官。後又加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其典國學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雖勢要子弟。不得請托。越次撥歷。人服其公。監中故事。祭酒饍銀歲以百數。公悉貯之官。先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其餘以次營置。今合監教官皆居公署。由公創其始也。人又皆服其廉。乙未。改吏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而門無私謁。繼爲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倡率部院諸臣。共陳時政。明黜陟去冗官等十二事。多見采納。有御史自巡按逮歸下獄。及二三儒生貪緣傳奉爲中書者。公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體。而中書宜杜倖進之門。疏入忤旨。公遂奏乞致仕。賜溫旨勉留。會有考察京僚之命。公遂自考不職。乞先罷歸。旨仍不允。而曰災異示戒。正宜同加修省。警察庶僚。以回天意。公遂不敢復辭。而考察去留。務合公論。人無閒言。既而復言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曰佑啓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賢才。以是四者爲天下國家致治之根本。不可以不知重也。其年考績至京。再引年乞休。旨仍不許。而有精力未衰之留。還任未幾。而孝廟賓天。先帝改元正德。冢宰缺員。臺諫交章謂公學行。宜居厥位。時不克用。而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因災異會陳新政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先帝之法孝宗。任大臣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欲上之崇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其所論雖集衆長。而裁定皆出公手。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公參贊機務。每與內之守備者。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其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衆

皆畏避而公獨往贍送且欲爲直其事取怒於瑾責令諸臣劾公同黨而謫降致仕復指爲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示天下公聞命卽行略不介意及瑾誅後御史凌相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而汪正又奏公冷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其子雲南參政廷棹以公年八十有一乞去官歸養詔許暫歸省視又乞致仕終養復奉詔云林瀚歷事累朝名節無玷今旣年高有疾林廷棹暫許在家侍養仍着本處有司以時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舊臣至意蓋異數也公天性孝思嘗念二親生時弗克致養故自官春坊及往湖南銓兩奏乞歸省墓歸老後家祭必躬致嚴墓祭必灑泣焉不以老病廢禮又創祠堂虛其中龕以祀合族始祖人以爲義族人有孤貧者皆賙其急而鬻其子女於他姓者則爲贖歸廷棹幼時鄉人鄭克和許字以女雖未納禮而心許久矣後鄭夫婦俱亡有貴族求與爲婚公不忘久要竟不易焉其鄉嘗值歲凶雖家無厚儲亦必倒廩濟衆不計其直或遘時疫則市藥劑以給病者其居官自常俸外概無所取雖門生故吏餽遺亦不納也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其細行之不苟如此公平生寬宏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無所不至未嘗言人過失亦未嘗有一言欺人其溫德雅量若是士大夫過門有問終日應酬無惰容閒居手不釋卷口不廢吟燈下能作細楷其精力不衰又若是其爲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所著有經筵講章奏議及泉山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正德己卯之秋忽患痰喘熱疾旬餘而薨蓋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宣德甲寅享壽八十有六夫人黃氏慈祥簡靜閑於禮度賢內助也先公三十年卒嗣子廷棹亦以進士歷官部屬郡守今爲雲南參政而文學行業克肖於公諸子及孫多登

仕版。詵詵振振。方進未已。異時德業顯聞。另當有傳。茲不悉具。今廷棐以其宗人大司空舜舉。所述公行實示予。屬爲之傳。某叨爲年友。荷公教愛五十餘年。相與莫逆。不敢以庸耄不文辭。敢撫其大略。爲之小傳。以示其後人。使思所以象其賢也。

論曰。秦誓有言。若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焉。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若泉山林文安公者。寬宏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不言人過。其亦庶乎有容之大臣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未免枉己徇人。如張禹孔光之流。奚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逆瑾亂政。諸臺諫以直言被逮。衆皆畏避。而獨往贖送。取怒於瑾。指爲朋黨。謫降以歸。人皆爲之不平。公則處之泰然。遺佚不怨。其和而不流。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故雖不殄厥慍。而亦不殞厥聞。公何尤乎。書所謂有容德乃大。吾於公見之矣。

費太常小傳

太常費公諱璠。字叔玉。廣信鉛山人。厥祖若考。並有鄉行。公與其兄伯玉。仲玉。皆業進士。期以詩書大其門。伯玉已登鄉舉。而享年不永。既而父亦違養。仲玉謂公曰。先君輕財好義。囊無遺貲。今老母在堂。寡嫂在室。諸弟妹在襁褓。內資事育。外供賦役。家之所入。弗能給也。何以爲謀。吾已游庠校。業難終廢。當卒父兄之志。幹蠱之責。汝其任之。公時年十五六。學且成矣。泣而對曰。敢不惟命。遂棄所業。一以克家爲務。而逸其兄若弟。使力於學。以幾有成。其治生也。捋荼蓄租。備殫勤苦。惡衣菲食。不求侈靡。銖錢寸帛。不入私

室。雖妻之奩產亦公于衆。蓋久而後充裕焉。其天性孝友。事其繼祖母張。母周。左右就養。皆適其意。晨夕候問寒燠。視飲食。不命不敢退。母嘗多病。鄉乏醫藥。乃自習湯液。儲良劑。以備用。有盜發其曾祖妣之墓。遺骸散暴灌莽中。諸孫往者。皆疑畏。弗敢近視。公手自掇拾。納諸故槨。復土而後已。人多稱之。仲玉由縣諸生登進士第。歷官至貴州參議。公事之如父。恭順小心。惟命是承。雖勞不憚。弟幼玉。嗜酒而滅裂於學。公擲其杯而策其惰。幼玉由是感奮。遂領鄉薦。其在太學。感疾歸。公涉暑往迎。相失於維揚。或云已過京口。遂奔渡而南。又知以疾革。尚留瓜步。時日暮風惡。不可渡。舟人請俟明。曰。吾弟待我以歿。天其或諒我也。亟麾之渡。至則果將絕矣。執手呼之曰。弟有幼妻弱息。寧無一言乎。幼玉復瞠目曰。有兄在。吾何言。遂絕。公以喪歸。而撫教其孤嫠。恩意尤篤。嘗夜有盜至家。衆皆睡熟。急扣嫠臥所。抱而走。他皆不暇顧。其刑于有家。則內子余恭人事其姒如姑。而字諸幼如子。閨門之內雍雍焉。尤嚴於教子。必欲其務乎遠者大者。不爲世俗淺陋之學。其長曰宏。以進士第一人。歷官內翰。今爲禮部右侍郎。每書以誡其厲行檢。寡嗜慾。且曰。吾見士大夫忽略小節。而能令終者鮮矣。其少曰完。亦以明經薦于鄉。其修于家。示諸子孫。有家規七條。皆彷彿義方之意焉。鄉里有忿爭不平者。得其一言而直。以錢穀貸人。恆輕其息。弗能償者。亦不之問。歲大侵。富人多閉糴以徼厚直。公獨平其價。曰。幸災射利。仁者不爲也。其兄子既貴。恆以盈滿爲懼。非公事不入城府。上官或禮于其廬。有所延訪。則以民所疾苦。政所不便者告之。言不及私。人以請託至者。必理拒之。其從母之子。嘗受人之金而以私謁。公懼傷母心。則爲償其金而遣之。亦不從所請也。後以

子貴．始封翰林修撰．復進贈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云．嗚呼．世之傳人物者．往往有取於奇節偉行．以驚世動俗．而於庸行之善者．則以爲常事不書．而悅於苟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昔曾子固以洪渥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載之．得非有見於是耶．世降俗薄．名爲士大夫．而內行不修．得罪名教者衆矣．有若太常公之所立．不出彝倫日用之常．而各盡其所當爲．無慚德焉．豈不可以爲訓乎．

懋不獲面公．而及見侍郎於南都．文學志行．表表當世．竊嘗意其必有所自矣．近以老病臥家．侍郎不鄙衰庸．忽以書緘示僉憲姚君某所狀公事行．俾爲之傳．顧區區不斐之言．曷足爲公輕重哉．觀狀稱公存心制行．不愧古人．而惜其志節才猷．不見于時．姚非阿所好者．固足以傳信矣．況有侍郎爲之子．以顯揚于後．則公所托以不朽者．尤自有在．亦奚假於予言哉．

東園先生張君小傳

君諱瓛．字敬修．姓張氏．別號東園．維楊泰州人．少穎敏．好讀書．雖事舉業．而究心理學．植志不凡．年二十七．以明經第成化丙戌進士．授嚴州遂安知縣．律己廉勤．而臨民愷悌．志欲抑強扶弱．子惠困窮．縣有古額官糧千餘石．稅重而輸之艱也．君聞于上．准輸折色．民使之前政以里甲均徭二役相繼．民弗能堪．則以均徭移後四年．而勞者始獲息肩．縣有芹墅堰．溉田一千三百餘畝．而決壞於洪水．失其利者六十餘年．則爲之開築水圳一百三十餘丈．及通利井塘水道．因以有秋．至今民受其賜．尤加意教化．朔望視學．勸課生徒．以學宮湫隘．取僧寺廢地以廓其址．儲材木瓦甓．將一撤而新之．惜未及成而去．其居官持法

執禮。自信不疑。未嘗有所覬望。以爲低昂。有豪族以武斷病民者。痛繩以法。不少貸。時有巡撫大官。欲右豪族。君執不從。至以盛怒臨之。亦不爲動。遂以非法去其官。君飄然以歸。不以得失介意。民懷其德。戀戀不能釋。而借留不可得。乃列祀於名宦之祠焉。在官僅十有八月。而得民如此。其居家篤行孝友。處姻族鄰里。皆有恩意。與人坦夷廓恢。不立崖岸。閒從鄉舊。登臨燕集。放懷任俗。由由然不自異也。作爲詩文。寫其胸中所見。不規規於模擬。論人文字。必取其根據理道。蘊藉深厚者。未嘗隨俗輒爲許可。有別業在東園。景趣甚佳。時與賓客造焉。酌酒賦詩爲樂。因取以自號。人遂目爲東園先生。教子以聖賢經訓。欲其務乎遠大。不爲俗學之卑陋。而於忠孝大節。尤拳拳焉。其冢嗣承仁。亦以科第起家。由部郎推選入臺。今奉命按治兩浙。獨持風裁。克濟其美云。嗚呼。昔人論天者。有定與未定之說。吾於東園有徵焉。彼其文學材器。可當大受。而僅官一小邑。方欲行其所學。又以推治豪右。不獲上官而去。謂非天未定而人勝之耶。今其去官已四十年。民懷遺愛。猶且生而祠焉。君方優游田里。壽考康寧。而德音是茂。有子登朝。宦業方新。而功名鼎盛。則天之定者不在是乎。若乃東園所有。則惟盡其在我而已。豈計乎天之定不定哉。

予昔與東園爲年友。雅知其賢。而作邑遂安。與予鄉邑相隣。又耳熟其治績焉。今侍御君以吾郡侯趙公鶴所述事行示予。屬爲之傳。予觀其狀。稱東園學行氣節。聞於人人。後生晚學。師仰不替。則其所立。固足以垂世矣。參以予所見聞。則今世之人如東園者。不多見也。惡可使之泯泯乎。故著爲小傳。使來者有攷焉。第愧鄙陋不斐之言。不足以傳信耳。若昌之於後。以爲東園不朽之托者。則在乎侍御之顯

揚而奚假於予言哉。

劉僉憲小傳

山東僉憲劉公時敭。字用行。成都內江人也。自幼穎敏嗜學。博通經史。天順己卯。以某經魁鄉薦。登甲申進士第。授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以清愼自持。讞獄詳勤。尙書陸公瑜。深器重之。嘗首閱十三司章奏。歷本司員外郎。遷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行部至東萊。而前政怠弛。狂獄充斥。縲囚以百數。有四五年不決者。公剖斷如流。不兩月而囹圄以空。人推其能。時山東諸郡。旱潦相仍。民苦飢。衆莫知所措。公怡然以爲己任。移書抗言於巡撫大臣。謂安民以救荒爲急。救荒以防患爲先。於是借官廩。飭戒備。講求荒政。靡所不至。已而蝗傷繼作。倉庾皆虛。流徙載道。奸宄竊發。慮有意外之虞。乃復致書巡撫。乞奏請于朝。得撥賜官廩米二十三萬石。內帑銀四萬五千兩。銅錢五百五十五萬。分諸州縣。隨在賑給。又廣糴麥種。予民使播種爲續食之計。且出榜諭軍民。使各安其業。毋生異疑。由是民獲更生。而東土賴以無虞。公器識明果。操履廉介。非義不苟取。官屬有廉能者獎之。惟貪吏不少假借。其折獄尙仁恕。多所平反。同官有屬威嚴以詰囚者。則嘆曰。何庸若是。但平心聽之。其情可得也。其心誠於愛民。勤於王事。不憚驅馳。竟以憂勞致疾而卒。平生好爲詩。雖道路奔走。案牘塡委。而吟咏不廢。有素菴稿若干卷。其在官日。恆以去家萬里。違親日久。弗獲歸養。作思親說以見志。而欲以事親之心爲事君。推愛親之心以及物焉。有子瑞。年十二。始知向學。卽訓之經術。開以聖賢之學。於官所構書舍若干楹。扁曰五清。而自爲之記。著其所以爲五清者。又

嘗大書涵養德性希古聖賢八字以授瑞卒成其子明經登第官翰林爲檢討以文章名海內云

贊曰予觀世之仕者往往惟富貴利達之慕而不得則熱中雖遺親後君有所不顧孰知以民之休戚爲命乎有若公之所存以事親之心事君推愛親之心及物者其度越流輩遠矣能立是心而盡其道焉雖古君子何以加諸夫何天不假年而弗究厥施豈非公之遺恨也耶予少聞公名而弗獲一面近檢討述公年譜而以書來俾爲之傳乃爲撮其大略如此

方母貞節傳

方母姓章氏香溪人故封監察御史思恩之孫女也幼有良質淑慧貞靜不妄言笑而好作女工凡績紡織紝剪製縫紉皆極其精父母愛之擇所宜歸字與同里方良規方亦名族乃唐玄英處士干之遺裔也既歸而事舅姑諸姻娌克勤婦道上下宜之不幸天不假年良規嬰疾遂逝時章氏年方二十有七遺孤廷儀尚在襁褓晨夕悲慟如不欲生蓬首垢面以奉几筵啜哀茹苦以營喪葬未幾而其舅繼故姑亦老矣夫之昆弟先以析產異居莫之顧省煢煢孤孑何以自存族人見其盛年恐不能守有以言撼之勸令改適者章氏毅然作色三復柏舟誓死靡他雖荐罹喪禍家計索然寒燈孤幌寂寞難堪而鐵心石腸始終不變晝夜劬劬惟以養姑教子幹蠱克家爲務其事姑則左右就養承顏順志而得其歡心其理家政則正男女之別謹出入之防內外斬斬以嚴見憚事無不立課童僕以治農業率女侍以勤婦職外供賦役內紿賓祭衣食之需皆量入爲出謹身節用歲積月累家日充裕而富倍於夫存之時矣其教子廷儀

則崇儉樸。去華靡。謹修鄉行。不爲市道。嘗治醫術。施藥濟人。人有假貸財物不能償者。亦不責其償也。鄉稱善人。長者皆以爲母教所致。故前郡守劉公惟馨。大書貞節以表其門。而縣令蔣侯。又具其事行。以聞于朝云。

贊曰。聖人傳易至坤。以地道與妻道臣道並言。而歸重於代有終其生物之功。妻道臣道。無不然也。吾於臣道。未暇致詳。姑以妻道明之。則夫之有子而代之教。有家而代之理。若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亦何異於地之代天終物之功哉。吾鄉女婦往往夫死不嫁。從一而終。亦云貞矣。而他善無聞。於道猶有歉焉。獨聞廷儀之母。教子能善。治家能富。其夫雖沒。無遺憾矣。顧有得於坤道之代有終者。故因廷儀之請。爲傳其事。以示後之爲母者焉。